

大眾文藝出版社

纵然红颜成枯骨，也还是茫茫人海相遇后的一生孤独。
地老天荒，只是想象。

九阙天荒

JiuQue TianHuang

语笑嫣然
著

一面宝镜的前世今生，几段爱而不能的缱绻痴恋……
畅销书作家语笑嫣然首部神话巨著，用最深情的文字展开一幅情之所钟、至死不渝的唯美画卷

-78

九阙天荒

语笑嫣然 著

JiuQue

TianHuang

大众文艺出版社

I247.5
Y83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阙天荒/语笑嫣然著.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80240 - 569 - 1

I. ①九… II. ①语…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4799 号

书 名: 九阙天荒

作 者: 语笑嫣然

责任编辑: 郝永伟

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65060478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69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6.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楔子	1
第一章 飞鸾流仙镜	13
第二章 花月镜边情	24
第三章 日暮秋烟起	36
第四章 吹箫月夜闻	46
第五章 初见花间蕊	57
第六章 一世一双人	67
第七章 茫茫烟水上	78
第八章 夜吟霜花寒	90
第九章 红袖凭江楼	105
第十章 荼蘼暗香谢	120



目录CONTENTS

第十一章	心有千千结	132
第十二章	相思了无益	145
第十三章	惆怅是清狂	157
第十四章	深情永难诉	166
第十五章	纯阴封魂术	177
第十六章	剪雨流霜岛	190
第十七章	花间暗断肠	205
第十八章	系我一生心	218
第十九章	负你千行泪	228
第二十章	一别似参商	245

【1】

白萱衣。

她曾住在悬浮于半空的九阙神殿，是九阙神族一名小小的仙女，掌管优昙婆罗花的盛衰开败。可是，一面镜子——飞鸾流仙镜，改变了她毕生的命运。

那面宝镜，可以预知未来。

预知有缘人的未来。

白萱衣从镜中看到的画面，像一场噩梦。她想忘却不能忘。

【2】

莫非杨。

他可以是一个死人，也可以只是一个盛载魂魄的容器。他原本与这场恩怨毫

不相干，可如今，却变得举足轻重。

莫非杨是特别的。

他的特别，在于他的体内还关着不属于他的魂魄——唐枫的魂魄。

书生唐枫，那白衣飘飘、斯文俊秀的少年，曾是白萱衣心上开出的一朵花。
一朵不朽、不灭的花。

可如今，花还在，人却已经散了。

唐枫的魂魄，像囚徒一般，被困在莫非杨的体内。白萱衣看到的，听到的，
全都是莫非杨。

没有唐枫。

那时，是传帝四年。

耘国。

【3】

剪雨流霜，是耘国北面的一座孤岛。岛上荒芜，景致却美不胜收。连绵的山峦，如刀削斧砍一般，高耸林立；江流似缎带，有碧绿也有湛蓝，还有明亮的白色，或浅浅的绛紫；绿的树，红的花，时而错杂交缠，时而各成一片，洋洋洒洒，相映成趣。

天尽头，霞光弥漫。

若在白天，看到的就是大块大块的浓郁颜色，有朱红、赤金、靛蓝、姜黄、青碧，五光十色，似百花竞艳。若在夜晚，黑沉的天幕就会闪烁起一道道铅白的光，似彩虹的形状，从不知名的某处曲线扬起，然后又落到另一个不知名的某处去。

这里是世外的桃源。

胜过仙境。

剪雨流霜岛上，只有两个人。

白萱衣和莫非杨。

他们都住在一座幽静的庄园里。庄园名叫青瓷，莫非杨挥一挥衣袖就建造了

出来。这个看似平凡的男子，他究竟有多大的能耐？白萱衣想一想，只觉得心凉。她没有想到自己会失败，没有想到，以纯阴封魂术，将唐枫的魂魄逼入莫非杨的身体，莫非杨竟然复活了，而唐枫，他只是在这具身体里面，一个蒙尘的角落，被囚困着，无法突破，无法自主，就像一个寄居的哑巴。

白萱衣想起自己第一眼看到莫非杨的时候，她惊呆了。躺在她面前的男子，已经死去多时，他的容貌清晰地映入自己的眼中。

她是见过他的——在飞鸾流仙镜的预见之中。可是，那个人却又似乎跟眼前这个有些许的不同。他们真是同一个人吗？

后来，当莫非杨苏醒之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掳走了白萱衣。

他们来到剪雨流霜岛。

这里被茫茫大海环绕，与世隔绝。

他们在岛上落脚的时间并不长。大概是从繁花盛开的仲春时节起，到现在也不过是秋霜漫漫，半年时光而已。

这半年，每隔一定的时间，白萱衣就要为莫非杨输入一次仙气。

为莫非杨修复他受损的元神。

他们朝夕相对。一天，又一天。

【4】

白萱衣常常觉得，自己看见的，不是莫非杨，而是唐枫。她对着他喊，小老爷——那是她对唐枫独特的称呼。

从前，她在唐枫的面前，总是欢天喜地、一副无法无天的小模样。可是此刻，面前的男子，是一张崭新的脸、一副陌生的躯体。

他像盯着仇人似的盯着白萱衣。

他很反感白萱衣总是在他的面前说起唐枫。

那一日，白萱衣端了一盘精致的糕点，温一壶上等的桂花陈酿，她说：“小老爷以前最喜欢喝这种酒了。”刚说完，莫非杨就站起来，一拂袖将白萱衣手中

的托盘打翻了。

“我警告过你，不许在我的面前说起唐枫。唐枫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有莫非杨，没有唐枫。”男子句句铿锵，瞪大了眼睛，狠狠地看着白萱衣。白萱衣咬了咬唇，委屈地蹲下身去捡满地摔烂的糕点，白色的陶瓷碎片握在指尖，凉凉的，一直凉进心底。

莫非杨爱喝的，是耘国特有的金雕琼浆。那酒尤其烈，酒量稍浅的人，三五杯下肚就会醉倒。可是白萱衣亲眼看见过，莫非杨喝了整整一坛，虽然满面红光，但依然清醒。她问他：“你很想喝醉吗？”他便凄凄地一笑，“想，可惜就是醉不了。”

“喝醉有什么好？”白萱衣幽幽地说道。

莫非杨道：“喝醉了，便可以忘记那些不愿意想起的事，岂不更加快乐？”白萱衣微微一愣，“可是，一旦酒醒，那些悲伤又会重新聚拢来。”

莫非杨罢了酒杯，负手站着，望着满园青翠。

良久，他问她：“你这样留下来，不断地为我输仙气，终有一日我的元神得到完满，你便是罪人。为了唐枫，你认为这样做值得吗？”

“这不正是你希望的吗？”

“我希望的，却未必是你甘愿的。”莫非杨揶揄道，“唯女子痴情，是这世间最难解的一道谜。”

白萱衣默不做声。

这的确不是她所希望的。她不希望自己助桀为虐，可是，她却无法自控。这山庄，敞开的大门，将她牢牢关着。

她不愿意走。

尽管她一直都有很多的机会，随时，轻易，便可以离开，但她不走。因为她不愿意放弃唐枫。每当她的视线落在莫非杨的身上，她都幻觉，自己好像能看穿他的皮囊，看穿他的骨骼血脉，然后在那副身躯的某个地方，就藏着唐枫瑟瑟发抖的灵魂。

她不能走。

莫非杨再是清醒，也不知道白萱衣和唐枫之间，还有一个他无法觉察的秘密。夜里，当莫非杨睡着以后，白萱衣跟唐枫，可以在他的梦境里相遇。梦境里的世界，跟现实一样深，一样沉；梦境里的唐枫，只身一个住在青瓷山庄。

【5】

那一日，白萱衣睡着了，她仿佛嗅到茉莉的清雅、蜡梅的馥郁，这些不同时令的花，齐齐开放，花香钻进她的鼻孔。她揉揉鼻子，坐起来，赫然发现自己并不是身在卧房里。而是在青瓷山庄的露天花园，真的有百花齐放。

白萱衣踉跄地站起身。

忽然，回廊转角一抹青色的身影晃花了她的眼睛。她难以置信。她竟然看到了唐枫——她日思夜想的唐枫。

她像久旱逢甘霖的禾苗，激动颤抖。她猛地扑过去抱住了唐枫，耳朵贴在男子的心口，那里面强有力的心跳给她镇定踏实的感觉。“我不是在做梦吧？小老爷。”她又哭又笑，一会儿又咧着嘴，扯着唐枫的胳膊直跳脚，“就算是梦，能在梦里看到你也是好的。”

“这真的是梦。”唐枫淡淡地说，“是莫非杨的梦。我试了好久，终于找到这样的方法跟你相见。萱衣，你怎么这么傻啊？”

莫非杨的梦里，五彩斑斓，鲜花齐放。

或许他并不是表面看来的那么残暴冷漠，他也有不为人知的柔软，他也有对浪漫的憧憬与期待。可是，白萱衣不在乎。

那一天梦醒之后，白萱衣欣喜若狂。因为她可以再度看见唐枫。哪怕只能是在梦里。

后来，白萱衣开始频频地闯入莫非杨的梦。

唐枫既急且气，“我主动找你，是希望你放弃，自己找机会逃出剪雨流霜岛。你怎么还冥顽不灵。你这样强行入梦，只怕被莫非杨发现，他会对你不利。”

“我不怕。”粉脸扬起，带着倔犟，白萱衣握紧了拳头，“小老爷，你不要放弃，我们一定会想到办法，还你自由。”

唐枫摇头，道：“这副躯体，就好比一个固定的容器。莫非杨占据了八成，我只剩两成。我如何能跟他斗，他现在每天都试图找寻我，他可以不动声色就在他

的身体里将我杀死。萱衣，我很感激你救我。但我想，我们已经失败了。”

夜风吹着青色的衣襟，唐枫看上去哀伤而单薄。

“不……不……”白萱衣使劲地摇头，大颗大颗的泪珠子从眼眶里掉下来，“小老爷，我不许你说这样丧气的话。”

唐枫很努力地挤了一个笑容，那笑容十分虚弱，白萱衣想起自己第一次遇见他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苍白、无力，眼睛里永远都含着愁，她看多几次心就跟着微微发痛。她是爱他的，可是，他的心，却不属于她。

【6】

白萱衣不断入梦。

尽管那样也有损她的仙气。可是没有什么能阻止她去见唐枫的决心。她只要看到他，看他笑，看他哭，听他的声音，对他说鼓励的话，她就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

莫非杨的梦，始终斑斓、鲜活，充满阳光与温暖。丝毫不像现实中的那个莫非杨那么冷漠、深沉，连一个眼神都仿佛要吃人。白萱衣想，或许，我可以试着劝一劝他。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总是这样一副凶狠粗暴的态度，但我想，内心深处的你，也有善良柔情的一面。只是被你刻意掩藏了。”白萱衣望着莫非杨，“我说得对吗？”

莫非杨的嘴角勾起一丝冷笑，“哼，别以为你很了解我。也别试图了解我。你是我的俘虏。我若不是要利用你的仙气来恢复我的元气，你这样聒噪，我早把你杀了。”他折断了一朵艳丽的菊花，金黄的花瓣飘落满地。

秋已经很深了。

“这花就这样掉了，多可惜。”白萱衣的眉头轻轻一皱，蹲下身去，将花瓣一片一片地捡进手帕里，说道，“我学过做菊花糕呢，我可以做给你吃。唔，据说我学什么像什么，手艺堪比酒楼的大厨。”说罢，想起了唐枫。这话正是唐枫夸赞她的。

莫非杨好像看穿了白萱衣的心思，一把抓过她，紧紧掐着她的手腕，道：“你留在我身边，不是诚心想帮我，你还在幻想如何从我体内拿走唐枫的魂魄，是不是？”白萱衣踩着满地菊花瓣，倔犟地昂头，“没错。”

“妄想——你就算拿走唐枫的魂魄，又怎样？他如今已是残缺不全。你没有本事再救活他了！”

莫非杨狠狠甩开白萱衣。

她一个趔趄，撞在花坛冰冷的外沿，额角在石头上磕出血来。

莫非杨却转而讥笑道：“怪只怪你自己学艺不精，道行未够，却妄想使用纯阴封魂术，没想到不但没能救唐枫，反而还将我复活了。说起来，你还是我的恩人，我应该好好谢你。”

天开始下雨。

雨送黄昏花易落。

那天夜里，莫非杨的梦，第一次有了阴霾。白萱衣问唐枫：“你能感知他此刻的想法吗？为什么我忽然觉得，他好像很悲伤，很无助。”

唐枫摇头，“我不能，他的内心，实在太自我，太封闭了。”

白萱衣沉默着摇了摇头，看着花园里开始凋谢的百花，也看到那株白天被莫非杨扯断过的菊花，满地菊瓣，依然铺着。

可是，忽然之间那些菊瓣纷纷飘起来，飘回枝头，那断掉的菊枝也重新昂起头来，漂亮地立回了顶端——这既然是莫非杨的梦，想必是他在睡梦里无意识地构造了这一幕。难道莫非杨还是惜花之人？白萱衣无奈地笑笑，伸手去摸那朵死而复生的菊花，突然，青空一道闪电在头顶劈开。

周遭景物瞬间变幻。

花谢了。梦境里的阴霾散了。飒飒秋风吹乱满院枯黄的落叶。

“你竟然入我的梦？”原来，莫非杨竟然醒了，不知何时他觉察到白萱衣在他的梦境中与唐枫会面。

他恼羞成怒。倏忽之间，他已扼住白萱衣的咽喉。

只要再一用力，她脆弱的喉管便要被捏破。

他的双眼都冒着火光，死死地，死死地盯着她，可是，却那样静止了，迟迟

没有下一步的动作。

忽然，他将她推开。不轻不重地，她的身体被抛起，摔在石阶上，就如先前的那些菊瓣，离了枝，迅速地凋落。那并不疼，只有浅浅的一点儿皮外伤。她知道那是他对她小怨大戒，可是，他的眼睛，却于愤怒之中布满迷雾。

她看不懂。

【7】

莫非杨的怒气，总是在要爆发时悬崖勒马。

后来，有好几次，白萱衣惹恼了他。他挥手想打她，可手停在半空，动作还是静止了，然后慢慢地放下去。

他宁可沉默不语地走掉。

白萱衣说：“这就是你的柔情与善良，而你凶狠的外表，只是伪装。”她说，“我不知道你不断吸取我的仙气，企图提升你的体力与法力，是否有什么特殊的目的。但是，我想劝你，千万不要作出为祸苍生的事情来。”

莫非杨冷笑，“倘若我一定要呢？”

“那么，我不怕跟你同归于尽。”白萱衣倔犟地仰着脸。莫非杨的影子覆盖着她，她心里有些怕，可还是强撑着。

莫非杨的确是有目的的。

这么长的时间，在剪雨流霜岛，他静静地等待，只为了等自己完全恢复的那一天，然后，再去完成他所谓的使命。

白萱衣不知道他的使命是什么。

但是，想一想，总觉得毛骨悚然。这一切就好像是一场事先被安排好的局，白萱衣被困在这局里，受引诱受摆布，看似无奈，但却又好像是被这场预谋牵着走。

从飞鸾流仙镜开始。

到耘国，印霄城，遇见唐枫。后来一连串的事情，直至莫非杨的复活。似零

散却又彼此牵连，想着想着，不寒而栗。

那时间一天天逼近。白萱衣每次为莫非杨输入仙气的时候，都可以愈加强烈地感受到，莫非杨的体力正在汹涌地增长。

“你的使命，究竟是什么？”白萱衣不止一次这么问。

起初，莫非杨总不回答。他总是自斟自饮，或者盘腿静坐。他像一汪深不见底的黑潭，里面埋藏的，是无数的机关和秘密。

后来的某一天，他松了口。他总是喜怒无常，说话有时多有时少，那天他用讥讽的口吻对白萱衣说：“我的使命，是要这人间覆亡，妖孽为尊，我要引来一场腥风血雨，使生灵涂炭。”白萱衣不信，可是心里却怕得慌，莫非杨那神情太严肃，丝毫不像夸口或者讲笑。她问他：“凭你一己之力，何来如此大的能耐？”

莫非杨似叹似笑，说：“我？我的确没有这样的能耐。我说了，我只是将灾难引来，我是一块敲门砖，一块垫脚石，这就是我存在的价值，是我复活的原因。”

他的背后，还有一股更庞大的势力。

白萱衣不寒而栗，轻声道：“我到底要怎样才能说服你，打动你？”像在自言自语，唇齿间都落满叹息。莫非杨笑得更张狂了，“说服我什么？说服我放弃我的使命，还是说服我将唐枫的魂魄还给你？”

白萱衣一怔，答不上话。

她知道，纯阴封魂术已经失败了，唐枫的魂魄与肉身分离太久，纵然她可以取回他的魂魄，却未见得还能使他复活。

她在坚持什么？

仅仅是为了在梦里看他一眼，与她共饮三杯，那么近，却那么远，延续这场无望的相思吗？

她是飞蛾。一而再，再而三，纵身扑火。

她爱他。她短短几百年的生命，爱上的，只有这样一个人——唐枫。

可是，他呢？他是她的小老爷。口口声声，清清脆脆，却恰好是这称呼，一语成谶，将他们的关系限定——他对她，只有主仆之情，只有朋友之谊。

别无其他。

兀自出神的时候，白萱衣忽然觉得手背一暖。赫然看见莫非杨与自己近在咫

尺，正低头看着她，握了她的手，用一种生涩的语气问她：“可不可以忘了唐枫，你跟我，我们相守相依，重新开始。”

白萱衣骇然，甩开莫非杨，跳出几丈远，“我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我爱上你了。”

莫非杨说。

他的语气是僵硬的，仿佛是很想用一种温柔的深情的态度去阐述这壮烈的语句，但是，他不擅长。他别扭得连汗毛都在轻轻发抖，他悄悄地在背后握紧了拳头，时而看着白萱衣，时而又觉得尴尬、胆怯，不敢正视。

白萱衣呆呆地站了许久，望着此刻与平日不相同的莫非杨，沉默着，终是一句话也没有说，转身飞快地跑开了。

【8】

那天夜里，虽然知道莫非杨一直都在密切地监视着自己，入梦是很危险的事情，但白萱衣还是再次施了法。

强行进入莫非杨的梦境。

她看到了唐枫。

她只是很想看到他，想跟他说话，没有成文的原因，就只是想。

但这次，唐枫并没有像前几次那样责备她，或赶她走，而是告诉了她自己惊人的发现，“莫非杨的体内，在心脏附近的位置，开始出现一团暗灰的迷雾。那迷雾的颜色正在日渐加深，外层覆盖有白色的荧光。而且——在迷雾的中心，漩涡之中，有一团紫红色的火焰。”

紫红色火焰？

难道是？

白萱衣醒了醒神，也不知是喜是忧。她忽然明白，原来，她一直以来之所以无法分辨莫非杨的真实身份，是因为他刻意将自己的心脏保护起来，掩藏起来。因为，他的心脏会暴露他究竟所属何界。

他是魔。

只有魔，才会在心脏周围萦绕那样的紫红色火焰。

那被称为魔的恶果，是魔的核心所在。

所以，无论是莫非杨自己刻意隐藏，还是度化莫非杨成魔的人替他将恶果包藏起来，都只有一个目的——掩饰莫非杨的身份。以防止想要对付他的人找到他的弱点。

恶果是他的灵魂，也是他的弱点。只要专攻其心脏部位，毁了恶果，那么，纵然这魔的力量再强，也会在短时间内迅速衰竭，丧失抵抗的能力。

【9】

白萱衣偷偷地备了一把匕首。以仙气淬炼而成的匕首，是藏在袖口的暗箭，只等时机，攻入莫非杨的心脏。

噬其恶果。可是，她却还有犹豫。她犹豫是因为那匕首会送走的，不仅是莫非杨，还有唐枫。这个决定，对她来讲，太残酷。

她始终没有下定决心。

唐枫一再劝她，将她的坚持剖析得一无是处。他说我已经是个死人了，我不可能再有复活的希望，我的魂魄，甚至是残缺的，你拿到了又怎样？况且，随着莫非杨体力的恢复，我的精神已经愈加萎靡，我们在同一副躯体里，是此消彼长的关系——眼下，莫非杨心中的恶果尚且需要你的仙气来复原，他的生存，也需要借助我的魂魄来供给能量，所以他暂时还不能拿我怎样。你若对他动手，成功了，他在灭亡之际必然不放过我，要我跟他玉石俱焚，那我便是死；但你若不杀他，待他复原之日，也会是他彻底吞噬我，令我消散之时，你纵然还可入他的梦，也无法见到我了。所以，不管怎样我都只有一种结果，萱衣，你又何必再固执？倒不如拼上一次，若能杀了他，或许还可阻止他去完成所谓的使命，使苍生免去一场灾祸。

白萱衣一直想着唐枫的这番话，如万蚁噬心。

血淋淋的真相撕开在面前，她以前不是没有想过，不是没有预计过。她只是不愿意直面，她宁可夜夜入梦，沉醉在那虚幻的梦境里，画饼充饥。

难道，真的没有别的选择了吗？

匕首就藏在袖子里。那一日，白萱衣像往常那样，为莫非杨输入仙气。莫非杨的眼睛微微闭着，眉心紧锁。

她还在犹豫。

耳畔似乎徘徊起唐枫催促的声音——萱衣，快动手啊！你还在犹豫什么？不能再等了，你再为他多输入几次仙气，他便可复元了！

白萱衣觉得惊颤，烦乱，手轻轻一抖，那匕首便滑落出来，她顺势接住，紧握着，寒光凛凛。

这时，钳子似的一双手将她牢牢地截住——莫非杨察觉了，“你想杀我？”他不容她辩驳，脸上的青筋已是暴出，眼中好像有一座喷薄的火焰山。他一掌将匕首打落在地上，连带着白萱衣也飞出几丈远。

那个混乱的瞬间，白萱衣只见莫非杨如凶猛的野兽般跳起，像巨石压顶，落在她面前，然后，狠狠地，一掌向着她的天灵盖劈下来。

寒风呼啸，盘旋于头顶。

寂寞的青丝被风与气流掀起，翩飞乱舞。白萱衣凄然一笑，闭上了眼睛。